

第三節 佛教的新境界 (pp. 98–107)

第一項 微妙莊嚴的佛地 (pp. 98–102)

一、部派時代的佛教，實際已邁入新的境界(p. 98)

- ◎佛法進入部派時代，傳誦的「經法」(dharma)，「戒律」(vinaya)，還是早期結集傳來的，而只是多少增減不同；論究的阿毘達磨(abhidharma)，辨析精嚴，而論究的項目，也還是根據於固有的教法。法與律的延續，代表固有的佛法。
- ◎然從佛教的一般情況來說，已演進到新的階段，也就是與釋尊在世時（及涅槃不久）的佛教，有了重要的變化。佛法的教化，是實際活動於現實社會的，不只是修持者內心的證驗。如從這一觀點來說，那末部派時代的佛教，無論是教界的實際活動，信佛奉佛者的宗教意識，不能不認為已進入新的境界。

二、教界實際活動的新境界(pp. 98–101)

(一) 生活形式的改變

1、佛與出家弟子們的早期生活—簡樸清苦

- ◎釋尊最初說法，揭示了不苦不樂的中道，作為佛法的生活準則¹⁷²。然在事實上，佛與弟子們，出家的生活方式，衣、食、住等，都過著簡樸清苦，一心為道的生活。
- ◎以釋尊自己來說，從出家、苦行、菩提樹下成佛、轉法輪，都生活在山林曠野。直到涅槃，也還是在娑羅林的雙樹間。

2、從樹下住、露地住、穿糞掃衣，到住僧房、穿居士衣

- ◎佛所化度的出家眾，起初是住在樹下，露地的；穿的是糞掃衣（垃圾堆裏撿出來的），如《五分律》¹⁷³說：
 - ⊙「從今，諸比丘欲著家衣，聽受，然少欲知足著糞掃衣，我所讚歎」。
 - ⊙「告諸比丘：從今聽諸比丘受房舍施。……長者知佛聽已，……即以其日造六十房舍」。
- ◎比丘們的生活，
 - ⊙從糞掃衣而接受信眾布施的衣（布料，布值）——「家衣」或作「居士衣」。
 - ⊙從住在樹下、巖洞、塚間等，進而住入居士建立的僧房。

(二) 釋尊非標榜苦行，故也接受精舍的布施，生活逐漸豐富起來

- ◎佛與比丘眾受精舍(vihāra)的布施，可能最初是祇樹給孤獨園(Jetavanānāthapiṇḍadasyā-rāma)，所以給孤獨長者(Anāthapiṇḍada)受到佛教的高度稱頌。
- ◎到佛晚年，僧眾或住精舍，生活也豐富起來，這是提婆達多(Devadatta)反對這一

¹⁷² [原書 p. 102 註 1]《相應部》〈諦相應〉(南傳 16c, 339–340)，《中阿含經》卷 56《羅摩經》(大正 1, 777c)。

¹⁷³ [原書 p. 102 註 2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20(大正 22, 134b)，又卷 25(大正 22, 166b–c)。

趨勢，宣說「五法有道」¹⁷⁴的實際意義。

- ◎雖然這樣，比丘們的衣、鉢、食、住，還是相當清苦的。惟有理解當時社會經濟的實況，波羅提木叉（Prātimokṣa）對衣鉢、住處的儉樸規定，才能正確理解出來。
- ◎釋尊的中道行，樂於誘人為善，而不是標榜苦行的，所以佛世也就接受大富長者的樂施——祇園、東園¹⁷⁵（Pubbārāma）等高大的建築。

（三）佛涅槃後，佛教的建築，迅速發達起來

- ◎佛涅槃後，佛教的建築，迅速發達起來。

1、僧寺

一、佛教開展了，出家的多起來，促成了宏大壯麗的僧寺的建築。

- ◎竹林精舍（Veṇuvana）、祇園而外，如華氏城（Pāṭaliputra）的雞園寺（Kurkuṭārāma）、麴賓區的大林寺（Mahāvana-saṃghārāma）、密林寺（Tamasāvana），都是著名的大寺。

- ◎《法顯傳》所記的祇洹（大正 51，860b-861a）是：

「精舍東向開門，門戶兩邊有二石柱：左柱上作輪形，右柱上作牛形。精舍左右，池流清淨，樹林尚茂，眾華異色，蔚然可觀。……祇洹精舍本有七層，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。……精舍當中央，佛住此處最久。說法度人、經行、坐處、亦盡起塔，皆有名字。……繞祇洹精舍，有十八僧伽藍」。

※祇園大八十頃。

- ◎《五分律》說：給孤獨長者當時的建築，有經行處、講堂、溫室、食堂、廚房、浴室、及諸房舍¹⁷⁶。再經後代擴建，及諸大弟子塔¹⁷⁷，成為佛教最負盛名的大寺。

2、佛塔與僧院的結合

二、為了對佛的思慕戀念，尊敬佛的遺體、遺物及遺跡，多數是建塔供養。

- ◎在佛教發展中，佛塔與僧院相結合。雖塔物與僧物，分別極嚴格，但佛塔與僧院的結合，三寶具足，成為一整體，受僧伽的管理。
- ◎塔的高大，僧院的宏偉，附近又聖跡很多，所以知名的大道場，都與附近的塔院毘連；「寺塔相望」，形成了佛教的聖區。

（1）菩提場

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8（大正 51，915b），敘述菩提場一帶說：

「前正覺山西南行，十四五里，至菩提樹。周垣壘磚，崇峻險固。……正門東闕，對尼連禪河。南門接大花（龍？）池。西阨險固。北門通大伽藍。墻垣內地，聖跡

¹⁷⁴ 印順法師著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p. 33-34：「提婆達多…乃自稱大師，創五法有道，毀八正道非道。五法者：一、盡形壽著糞掃衣；二、盡形壽常乞食；三、盡形壽唯一坐食；四、盡形壽常露坐；五、盡形壽不食一切魚、肉、血味、鹽、酥、乳等（或作：不食鹽；不食酥乳；不食魚肉；常乞食；春夏八月露坐，四月住草庵）。觀其五法之峻嚴，頗類耆那苦行之教。」

¹⁷⁵ 《中阿含·118龍象經》卷29〈1小品〉（大正1，608b3-4）：「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東園鹿子母堂（Pubbārāma Migāramātu-pāsāda）。」

印順法師著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下）p. 114：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。」

¹⁷⁶ [原書 p. 102 註 3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25（大正 22，167b）。

¹⁷⁷ [原書 p. 102 註 4]《阿育王經》卷 2（大正 5，138a-139a）。

相鄰，或窳堵波，或復精舍，並瞻部洲諸國君王、大臣、豪族，欽承遺教，建以記焉。」

(2) 石窟寺院

據現存而可以考見的，西元前三世紀起，又有石窟的建設。如毘提舍（Vedśā）石窟、那私迦（Nāsik）石窟。舉世聞名的阿折達（Ajanta）石窟，也從西元前二世紀起，開始建築起來。

3、小結

壯麗宏偉的建築，與聖跡及園林綜合的佛教區，成為信眾崇敬供養的中心。這些聖地，比對一般民間，真有超出塵世的淨域的感覺！

三、省思：佛教出家生活的演變，與佛世的生活，差距很大(pp. 101-102)

(一) 佛在世時，過著簡樸清苦的生活；佛入滅後，弟子們卻以金銀珍寶供養

- ◎佛與出家弟子，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。所受的布施，是每日一次的乞食，及三衣、鉢、具等少數日常用品。出家，是捨棄所有的一切財物而來出家的。出家的沙彌（śrāmaṇeraka），也不得香、華鬘著身，不得歌舞及觀聽，不得手捉金銀珍寶。
- ◎部派佛教時代，出家弟子大體還過著這樣的律生活。但對於佛——遺體、遺物與遺跡，不但建高大的塔，更以香、華鬘、瓔珞、幡蓋、伎樂——音樂、舞蹈、戲劇，也以金、銀、珍寶供養。
- ◎佛在世，不接受這些，而涅槃以後，怎麼反而拿這些來供養呢？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3（大正22。498c）說：

「若如來在世，若泥洹後，一切華、香、伎樂，種種衣服、飲食，盡得供養。為饒益世間，令一切眾生長夜得安樂故。」
- ◎依《僧祇律》，華、香、伎樂，如來在世也是受的，但這沒有可信的證據。
- ◎讓一般信眾這樣的供養，為了利益眾生，啟發信心，增長布施功德，也可說是理由之一。

(二) 印順導師認為，這是採用民間祭祖、祭天的方式，來供養佛塔

- ◎然我以為，這是採用民間祭祖宗、祭天神的方式，用來供養佛塔的。部派佛教的佛陀觀，是有現實的、理想的二派¹⁷⁸。然這樣的供養佛塔（遺體、遺物、遺跡），卻是佛教界所共同的。至少，一般社會的佛陀觀，香、華、伎樂等供養，多少有點神（神佛不分）的意識了。
- ◎又佛塔等供養，接受金、銀、珍寶的供養與莊飾，佛教（塔與僧院）也富裕起來。
 - ◎《法顯傳》說：「嶺東六國，諸王所有上價寶物，多作供養，人用者少。」¹⁷⁹師子國（Sinhala）的「佛齒精舍，皆七寶作。……眾僧庫藏，多有珍寶。」¹⁸⁰
 - ◎《大唐西域記》也說：迦畢試國（Kapiśā）「此伽藍多藏珍寶」¹⁸¹。「其中多藏雜

¹⁷⁸ 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三章、第三節、第二項「現實佛與理想佛」，pp. 159-172。

¹⁷⁹ [原書 p. 102 註 5]《高僧法顯傳》卷1（大正51，857c、865a）。

¹⁸⁰ 《高僧法顯傳》卷1（大正51，865a8-10）。

¹⁸¹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（大正51，874a8-9）。

寶」¹⁸²。

(三) 小結

與佛世的佛教，是怎樣的不同！固有的林園生活，接近自然，有和諧寧謐¹⁸³的幽美。

四、總結(p. 102)

由於佛塔與僧院的發達，與建築、雕刻、圖畫、伎樂——音樂、歌舞等藝術相融合。在虔敬、嚴肅的環境中，露出富麗堂皇的尊貴氣息。「微妙莊嚴」的佛教地區，表現出新境界，佛教無疑已進入一新的階段。

第二項 新宗教意識的滋長 (pp. 102–107)

一、佛教的超常經驗與神教的迷妄信行不同(p. 103)

◎佛法是宗教。佛與聖弟子，在定慧修證中，引發超越一般的能力，就是「過人法」——神通。神通的究竟內容，我雖沒有自身的證驗，但相信是確有的。可是，佛以說法、教誡化眾生，一般說是不用神通的。「為白衣現神通」，是被嚴格限制的。如沒有「過人法」，虛誑惑眾，更是犯了僧團的重戒——大妄語，要被逐出僧團，失去出家資格的。確認有神通，而不以神通度眾（除特殊機緣）。

◎在人生德行的基礎上，定慧修證，以達身心自在解脫的境地；脫落神教的迷妄信行，是佛法的最卓越處！當然，在習慣於神教意識的一般信眾，對佛存有神奇的想法，應該是事實所難免的。

二、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，皆有神奇事跡之信仰(pp. 103–105)

(一) 佛入涅槃，不再出現於生死的世間，也不會再現神通

在現實的人間佛陀的立場，佛入涅槃，是不再存在這世間了。涅槃，不能說沒有，也不能說是有。不是語言思想所可知可議的涅槃，只能說世間虛妄的眾苦永滅，卻不許構想為怎樣的神秘的存在（存在就是「有」）。所以佛涅槃了，不再出現於生死的世間，也不會再現神通。

(二) 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，傳出神奇的事跡

佛陀觀雖有兩派，然實際活動於人間的部派佛教，對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，沒有太多的差別。佛雖涅槃了，而對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，都傳出了神奇的事跡。

1、遺體

佛的遺體——舍利（śarīra）建塔，有放光、動地等靈異現象，本章第一節已經說到了。

2、遺物

遺物中的佛鉢（pātra），僅是佛所使用的食器，卻也神妙異常，

◎如《法顯傳》（大正 51，858c）說：

¹⁸² [原書 p. 102 註 6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1(大正 51，874a12–13)。

¹⁸³ 寧謐 [níng ㄋㄧㄥˊ | ㄌˊ] [mì ㄇㄧˋ | ˊ]：安定平靜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 1603)

「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；有大富者，欲以多華供養，正復百千萬斛，終不能滿」。

◎《高僧傳》也說到¹⁸⁴：

- ◎「什進到沙勒國，頂戴佛鉢。心自念言鉢形甚大，何其輕耶？即重不可勝。失聲下之」。
- ◎「(智)猛香華供養，頂戴發願：鉢若有應，能輕能重。既而轉重，力遂不堪。及下案時，復不覺重」。

※佛鉢在當時，有輕重因人而異的傳說，所以供人頂戴。佛鉢的輕重不定，正與阿育王寺的舍利一樣，色彩是因人而所見不同的。

3、遺跡

遺跡中的菩提樹，更神奇了，

◎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8 (大正 51, 915c) 說：

- ◎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，信受邪道，毀佛遺跡，興發兵徒，躬臨剪伐，根莖枝葉，分寸斬截。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，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。煙焰未靜，忽生兩樹，猛火之中，茂葉含翠，因而謂之灰菩提樹。無憂王睹異悔過，以香乳溉餘根。洎乎將旦，樹生如本」。
- ◎「近設賞迦王者，信受外道，毀嫉佛法。壞僧伽藍，伐菩提樹。掘至泉水，不盡根柢。乃縱火焚燒，以甘蔗汁沃之，欲其焦爛，絕滅遺萌。數月後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王……以數千牛搆乳而溉，經夜樹生，其高丈餘」。

※菩提樹怎麼也不會死，竟然會從火中生長起來！

◎又在阿育王 (Aśoka) 時，菩提樹分了一枝，移植到錫蘭。《島史》、《大史》¹⁸⁵都有詳細記載。今節引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 3 (大正 24, 692b-693b)，略見菩提樹神奇的大概：

「是時樹枝，自然從本而斷，落金盆中。……時菩提樹上昇虛空，停住七日。……七日竟，樹復放光明。……菩提樹布葉結實，瓔珞樹身，從虛空而下入金盆。……於(師子國)王門屋地種，始放樹，樹即上昇虛空，高八十肘。即出六色光，照師子國皆悉周遍，上至梵天。……日沒後，從虛空，似婁彗星宿而下至地，地皆大動」。

※移植菩提樹所發生的神變，據說是佛在世時的遺敕¹⁸⁶。

4、小結

佛鉢、菩提樹，有這樣的神奇，不問到底有多少事實成分，而確是佛教界普遍的信仰傳說。傳說的神奇現象，無論佛教學者怎樣的解說，而一般人的心中，必然會對鉢與菩提樹——物體，產生神奇的感覺與信仰。而且，這也不只是舍利、鉢、菩提樹，遺物與遺跡而有神奇傳說與信仰的，在古人的傳記中，還真是不少呢！

¹⁸⁴ [原書 p. 108 註 1]1.《高僧傳》卷 2 (大正 50, 330B)。2.卷 3 (大正 50, 343b)。

¹⁸⁵ [原書 p. 108 註 2]：《島史》(南傳 60, 109-111)。《大史》(南傳 60, 269-280)。

¹⁸⁶ [原書 p. 108 註 3]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 3(大正 24, 691c-692a)。

三、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載之神奇記錄(pp. 105-106)

《大唐西域記》，是西元七世紀中，玄奘在印度所見所聞的報告。有關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神奇，敘述了不少；民間對此具體的物體，引起的靈感信仰也不少。最多的，或是飲水，或是沐浴，或是繞塔，或是祈求，或是香油塗佛像，傳說疾病「多蒙除差」的，在十則以上。

(一) 聖水

◎華氏城 (Pāṭaliputra) 與伽耶城 (Gayā)，都有「聖水」¹⁸⁷，「若有飲濯¹⁸⁸，罪垢消滅」¹⁸⁹。水能消業障，與世俗的「福水」¹⁹⁰，有什麼不同？

(二) 占相、占壽命

◎這些物體有不定現象，依此而引起占卜行為，也在佛教中流行起來。如《大唐西域記》說：

表 5·佛教中所流行之占卜行為

地點	物體	出處
A、知禍、福 (善、惡)——占相		
醯羅城 (Haḍḍa)	佛頂骨	「欲知善惡相者，香末和泥，以印頂骨，隨其福感，其文煥然。」 ¹⁹¹
烏仗那 (Udyāna)	龍泉大磐石	「如來足所履跡，隨人福力，量有短長。」 ¹⁹²
波羅痾斯 (Vārāṇasī)	大石柱	「慇懃祈請，影見眾像，善惡之相，時有見者。」 ¹⁹³
B、壽命的長短——壽命		
菩提場	佛經行處	「此聖跡基，表人命之脩短也。先發誠願，後乃度量，隨壽脩短，數有增減。」 ¹⁹⁴

※上三則是占相，從相而知是善惡，也就是從占卜而知是福還是禍。後一則是占卜壽命的長短。

(三) 小結：類似神教的新意識，從對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，日漸滋長出來

治病，消罪業，知禍福與壽命長短，這不是解脫的宗教，也不是修福生天的宗教，而是祈求現世福樂的宗教。現世福樂，是人所希求的，但不依人生正行去得到，而想從靈奇的水、土、占卜去達成，顯然與低級的巫術相融合。這在佛法中，是一項新的，類似神教的新意識。這種類似神教的新意境，是從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而來的。在部派佛教時代，還不會那麼泛濫，但的確已在日漸滋長中了。

¹⁸⁷ 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8(大正 51, 912a27-b1):「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，役使鬼神之所建立。傍有故臺，餘基積石；池沼漣漪，清瀾澄鑒，隣國遠人謂之聖水，若有飲濯，罪垢消滅。」

¹⁸⁸ 濯：1.洗滌；2.清洗。(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 197)

¹⁸⁹ [原書 p. 108 註 4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8(大正 51, 912a29-b1)。

¹⁹⁰ [原書 p. 108 註 5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4(大正 51, 891b6)。

¹⁹¹ [原書 p. 108 註 6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2(大正 51, 879b)。

¹⁹² [原書 p. 108 註 7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3(大正 51, 882c)。

¹⁹³ [原書 p. 108 註 8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7(大正 51, 905b)。

¹⁹⁴ [原書 p. 108 註 9]《大唐西域記》卷 8(大正 51, 916b-c)。

四、總結：重信仰、福德與通俗化的佛教，對於大乘興起給予最深刻的影響(p. 106)

- ◎憶念思慕釋尊，表現為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供養。啟發信心，修集布施功德，是生天的法門。這一普及社會的佛教，促成佛教的非常發展，對佛教是有重大貢獻的！
- ◎但莊嚴微妙的佛教區，靈感占卜的行為，也在佛教內滋長，形成了佛教的新境界。這一信仰的，福德的，通俗化的佛教，對於大乘佛法的興起，給予最深刻的影響。